方正學先生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正學先生集

(一)

方孝孺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方正學先生集

林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埽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

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齷齷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眞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小傳 遜志齋本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曈炯炯如電甫髫齔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器之名流老輩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籲天願輸己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上用吳沈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恆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於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太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七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於世

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

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修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王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雖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藁之首。金華王紳仲縉序。

本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惠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爲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嵓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

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閒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衞千戶張安齎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幷安送燕軍前。閒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啓。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方正學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雜著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題跋
卷之六
贊　祭文　哀辭
卷之七
行狀　傳　碑文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一

明　方孝孺撰

書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出戶。又素嫻作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瑣瑣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摭拾駕補。稍爲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戇駑無似。亦欲埽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讀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俛俛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

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夫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詆。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藎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較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較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能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睟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

能守遂至湮沒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游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云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考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巖有侍奉之讎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答陳元采（即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汎汎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恧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修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

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繇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於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芬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瘂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甚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繇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

答劉養浩

一自爲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迹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谿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

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耶患瘡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

某白別後紵日汩汩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眞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耶當以千古爲師竢後世之知已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欿然日汩汩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

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慊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聲音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若後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

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耶。

答閩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實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

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蠹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挂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與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奉命。儻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俞子嚴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儻在視今世爲何如也。每深居沈念。輒用慨歎。曷爲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爲此言。誠苦於行役而

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位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說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有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爲僕告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與友人

僕怠於爲學而闇於聞道所能者非古人之所急而所守者非流俗之所趨是以上無以合乎聖賢次而無以宜於當世固君子之所棄遺而褒然衣冠造吾門舉所疑以相質意蓋望其相啓發者是何所聞之過而求益之疏乎欲遜而不答則處賤也不敢拂盛意勉強有言則理之曲折非言所能周疑之深固非言之所能釋又素拙訥無所通解縱言之而恐其難合也雖然足下欲聞者此理非求合一時之器試詳言之而足下聽之可乎夫聖賢之言非一端也其言未嘗同其要未嘗不同其意未嘗同其理未嘗不同譬之五穀味不必同而同於可食江河水不必同而同於可飲意之所主或異則言亦從之學者不必強而同之惟能識其意則理之從衡順逆鉅細顯微咸可推而得矣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此言爲學之事以三者爲先非勇不足以進道故以勇繼仁智謂之達德云者明其非隱僻怪誕不合中庸之行也若五常之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乃其得於天而脩於己者言性之本體則不待言勇而勇固在其中

矣。今足下乃合二者而槩視之謂勇。既出於五常之外。中庸不宜以爲達德。斷然疑之而不釋。豈非泥其言而不探其意之過哉。論性不必言勇。猶盡性不必言禮義信之比也。言仁而不及禮義與信。豈以三者爲不美哉。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守此者也。則三者不俟外求而至者也。何獨至於勇而疑之乎。且中庸之書。首言中庸之不可能。而以舜之智。顏子之仁。子路之勇實之。蓋中庸雖不可能。然苟得知者能察兩端而執其中。仁者能服膺乎善而弗失。勇者能強毅自立而不回。奚難能之有。則勇者雖不繫乎五常。而五常資勇而後盡。豈出於五性之外而不可謂之達德乎。聖人嘗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並言矣。嘗以好仁好智好勇好剛好信並言矣。此數者。亦曷嘗在五常之目哉。聖人發之則爲至理。何可以詳略多寡較也。故由意而考言。則天下無廢言。考言而遺意。則天下無至論。學聖人者。亦學其意而已。足下苟求其辭以爲異。則孰非可異者。何爲擾擾焉發衆異於胷中而不究其所同哉。然今之士學不謀道。蓋久乎居不復有相講說滋益之習。獨奇自可乎。疑有誤。其所聞以爲賢者皆是也。足下乃欲不自放。雖不足疑之理。不足問之人。猶懇篤若此。使果有卓然君子立於世。寧有恥而不求其道者乎。僕用是而知二三子之志矣。語有之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繼茲以往。幸無隱於我。如僕之愚。尚將有聞焉。況足下輩耶。

答林嘉猷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游吾門者。無慮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

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伦伦以慙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誕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疏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於外而疾疢灾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己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躁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己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

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從迂拙無勢力者游。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迹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愼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勿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乎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脩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乎。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

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游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擬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與陳敬齋

某往歲嘗獲與進遂以拙稾就正焉荷先生不鄙夷之重以規戒之辭德至渥也於心終不忘章末曰子將以予所言者爲戒以所策者自勵尚堅所守而懋學哉立志於至義之源行身乎大方之途沈潛游泳於詩書六藝之文使自得於心而形諸事業其勉予也不淺其勸予也不薄矣每一誦此未嘗不肅容斂衽咸咸然動於中而歎曰先生之能以古道相箴也如是先生之好古也篤矣其非求聞於人而能自樹者乎又非能推錫類之心以惠夫人而不忍獨善者乎用心良厚矣及見所遺彥德書則若有尤怨悲憤而未嘗釋然於奇孤不偶之歎者何則僕雖不敏嘗奉教於嚴君聞君子之於學將有以擴充吾良知良能而復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鑠我也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將舉世非之而不加懼舉世譽之而不加喜無他好譽人者豈必我知好毀人者又何足瑕疵我哉視彼蔑然者誠不足以虧吾抱佛吾思也若是室廬空虛而吉祥至止取之左右逢其源矣吁文所以載道也固當求其工不工不宜慮夫人知不知也信工矣質諸古人而無疑不利乎求庸何傷人苟不知吾奚歉吾將鉗吾喙而已耳使世無揚子雲亦

甘夫覆醢瓿耳大冶之鳴金識者未必以我爲妖也今有人焉談袞冕飾繡之美於布素之士詫易牙之味於藜莧脫粟之人不惟藐然其聽必將艴然而怒譁然而駭矣否則反訾之而目爲妄人也雖然日月不以薄蝕廢其明江河不以旱潦爲盈縮篙師不以風濤之險舍其操舟農夫不以歲歉而輟其耕菊芳乎秋松柏秀乎冬各適其所奚可以時之不偶而歉吾素志哉先生之愛僕也不稔烏敢以是言進嗟夫人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惟高明者亮焉所願爲斯文盟主幸甚

與郭士淵論文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卽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強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評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默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辯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沈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居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誦其文而使僕喜愜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而以爲嗟歎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與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塞蹙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穴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

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良以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墮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翬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公加意問學以發六經爲務儻有所得卽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二

雜著

深慮論 其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繇。誠能豫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溼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繇。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有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

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鍼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鍼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耶

深慮論其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醯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鬬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鬬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鼈牢柵而鷄豚欲

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爲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敍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詠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未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周禮辨疑 其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爲尤甚。蓋好其出

於古。愛其爲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爲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爲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爲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爲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貢者。所以防亂源而愼其始也。王者之所爲。將爲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愼。況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於玉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爲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生平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悖悖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

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己也苟憾其譖己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耆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是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賄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不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正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爲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爲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鬼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鈃列禦寇莊周愼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駁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爲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乎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撫湯武鄙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也妄爲蔓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爲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爲其亂朱也惡鄭聲爲其亂雅樂也夫欲擯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奸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申之以政令誅暴而伐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財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武子者亦其

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衞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間談仁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囓臂與母盟。其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見聖人之教。人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墮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尙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閒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

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幷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法言

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儗者僭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斲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汲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韋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易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

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析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炫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爲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豚之徒。卒見殺於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斯道也。亘萬古而不忘。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

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閒。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尙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爲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信其爲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衆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衆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衆人易誣也。然則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爲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爲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其爲賢否也。衆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恆人有衆寡。君子無衆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衆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衆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衆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衆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恆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恆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

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不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恆人之毀人也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己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貲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諒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恆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己也利其賜己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銜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脇之其黨衆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劫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施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雞犬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斯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人毀之漠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慍其心方師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蚋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其庶幾乎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饑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

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疑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驗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勤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

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閒。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酖毒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

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達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禮蓋龐知所畏者今將貢於京師升於太學而達於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也夫其尙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庵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聞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庵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既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庵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必非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

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雖以舜禹自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疏淺者竊其華而忘修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斂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由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息。壯之所習。未老而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由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由而知之乎。然而德盛。則八音之樂隨之以盛。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

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修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尙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也。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蝡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徹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楙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

或能以名字達於一鄉而不能達於通國。或稱於一國而不足達於天下。然有達於當時而不聞於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繇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於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他。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於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由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由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谷。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縠動。濤迴浪噴。萬皺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沈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

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說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沈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涖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擇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牲牲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麒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獨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桑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

於天而不知其所由。木之樛者曲者歧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歧者。脇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簡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異。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雨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於鄉。疏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又何以蔓生蔬實之怪爲足尙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於人而名於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於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瀟瀟之軒構。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灑乎涼颸。綠蔭蔽乎清晝。春之時也。煖律乍起。和風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鵝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慍。丹鳳來儀。香馥馥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眡佳麗以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韻合。雨初歇而香勻。至

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嘆金水。環廻而啾銀坐。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褥。或彈棋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鼎眞。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元冥降兮羣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摧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蓽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眞樂者也。辭曰。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粔籹。松花飯兮荷葉衣。瞶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煇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於世而不爽於宜。煇

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喻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義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繇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於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饑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修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於爲政飭於家洽比閭里暨躋於位惠澤瀰溥率履弗越斯爲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於茲備服致美玄端而祖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於儀致飾於外惟備之務盡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爲爾名光明是勉明

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尙躬於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恆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盡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於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於爲善集於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於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於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耀耀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昭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弸其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於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則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於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芳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愼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建祖祠移族人疏

皇觴而酹先酒蓋思麴糵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尙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肖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桑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

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於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疏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夫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杯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刱建新祠合祀羣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制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單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三

序

周禮考次目錄序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邨鄰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之獲存然亦粉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豫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

矣其不亡者開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鄙也故有遺人以賑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邊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蟲物讋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菩簇氏翦氏赤友氏蠷

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間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可疑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註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國矣

篆書考正辨僞序

繇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麤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眞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獮苗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祕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

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豫聞之。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糜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奕世之勛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懍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粟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糜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間。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粟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恃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迹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蓋先祖有以啓之於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迹商周之盛。弗

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繇。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仕學規範序

所貴乎隆盛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強。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推行於當時者。既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強。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於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於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議論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既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說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者。若小學書近思辯志二錄。已大行於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與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士。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既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

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教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歟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迨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恭敬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奉川張鎡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宗忠簡公奏疏序

國之廢興存亡蓋天也而有人事焉繇其已然之迹而觀之人謀之從違事變之得失皆如豫定而不可易者人力若奚所用自其未成之始而論之成敗禍福之機待人而發豈皆出於天命哉故善爲天下者盡人事以回天道不善者委天命以怠人事田單齊之壯士用一邑瘡殘之民復七十餘城不數月之間諸葛孔明以王者之佐驅全蜀之衆欲取中原之尺寸終其身而不能遂非特天命也人事之難易固不同也率赤子以救父兄疾呼而可集說途之人使拯其鄰於難雖善其辭令有所不從賢者能勉人以其所樂爲不能強人以所難勉單之用齊人人皆有亡國喪家之憤而自爲戰故其成功也易孔明之時人知有曹氏不知漢德久矣孔明徒欲以忠義激之安能必其從已乎宋敗於金而不復中興人以爲天命

而不知人事失其機故也張浚趙鼎可謂天下之賢相而韓世忠岳飛劉錡之徒亦一時之將材高宗雖庸懦豈遽出法章下哉然而阻撓而不足成事者以其初不用宗忠簡公之言耳徽欽之亡在乎兵不足戰而忠簡公既入都城百萬之兵立具爭欲爲之致死忠簡之賢固足以得衆而斯民戴宋之心亦安可誣哉當是時也正田單復齊之機而忠簡公孔明之流亞也使高宗能用其策公少延數歲未死則覆沒之地可汎埽而平黠寇悍酋可縛而獻諸太廟豈有盛國事讐之辱哉失此不聽至於窴伏東南而欲圖之則民心之亡宋亦已遠矣是以終不能有所成非特秦檜湯思退之罪也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乘其方銳而用之中人皆可爲壯夫及其氣衰志慍雖烏獲亦投劍而卻顧公之拳拳欲高宗都汴者欲用天下之銳氣以復讐雪恥而高宗信小人畏避之謀棄不復聽而公亦死矣斯豈天命使然耶實人爲之不盡也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於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於家而屬予序之公忠義著於後世不待疏而後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繇於秦檜之相而不知始於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繇分也

壽親養老新書序

賢王治蜀德政既修國內乂安羣臣有奉壽親養老新書以進者覽之終卷歎曰予以君親之恩居萬民之上思有以佐吾民養其親而未能是書也庶幾可以佐吾民乎乃命工刻之而摹本以傳且教命臣序其首臣拜手言曰化民厚俗之事非一端其要道惟在乎孝而已以孝教民者豈能家諭而戶說哉其要

道在乎率之以躬訓之以書而已若西伯之事王季所謂率之也若有虞之敷五教所謂訓之也率之有未至則訓之有所不行訓之有未詳則雖率之而民不知所從惟王純孝至性本乎天錫臨國以來心慕闕庭祇愼愛敬動必繇禮問安之使踵相接以孝率民可謂至矣復慮未有以擴民之衷也既摹印孝經頒於境內茲復繼以此書扶衰防患之具道志怡神之說咸備載而無遺其於訓民又何其盛哉將見數千里之內無凍餒之老而人人無夭折之患矣且臣聞之上古之世陰陽太和風雨時若疵癘不作疾疫不興人民皆登乎上壽此蓋有以致之而非特方術之效也王濬明聖學德純化孚駸駸乎可與古哲王比烈矣陶含生之類於仁壽之域而九疇以敍其亦有出於此書之表者乎臣尙將與斯民同樂之書凡四卷元鄒鉉所編次皆因之而無增益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於此可見

劉楝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生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徵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槩乎道而宏博深邃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

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於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於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夐乎其不侔也。先生所尊善者。惟同邑閭風舒公景辭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閭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莊孫。字正仲。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人之相與。有所不足則慕。有所不及則服。然才智藝術之過人者。惟能使其儔類慕服之。與之異趨者未

必慕服也。生而人或尊尙之。既沒未必追思其美也。惟夫有德者則不然。不特君子慕服之。而衆人亦皆自知其不及。非惟衆人知尊之。而小人亦皆感慕而不忍欺。不惟化及當時。而且聞乎後世而勸。傳之無窮而信。是曷爲而致哉。蓋其修諸身。行乎家。粹然一出乎正。遺澤之所加。流風之所被。必有不可測者矣。非若一才一藝者之淺也。鳳鳥麒麟。言其辯慧則不若鸚鵡。言其才力則不若騏驥。然而羽毛之族。聞其聲。覩其形。未有不畏而服之。宗而附之者。亦豈待辯慧才力而後見哉。士之有爲於世者。未嘗不欲服乎人。而人終不之服。貴爲輔相。富有田邑。勢之所加。無所不可。而其家人徒隸嗤鄙笑侮之者衆矣。況他人乎。吾以是知有德者之難也。漢數百年間。奇才異能著事功者相望。獨黃憲處布衣。無所猷爲。而見之者敬親之者服。稱之爲顏子。後世亦信而傳之。夫顏子之不可及。人人之所知也。漢之諸儒。其於論人亦必不苟矣。至於稱憲。則無間言焉。此其人之所得何如哉。嘗恨弗獲同其時。考其言論。以推其所至。求之今世。若浦陽鄭貞孝先生。蓋有憲之風焉。而今亦亡矣。余游其鄉。交其士大夫。以問先生之爲人。舉其姓字。無智愚長少。無有不歎息贊譽以爲賢者。嗚呼。一人易欺也。一時易誣也。先生之歿十餘年矣。使有大功至澤施於民。猶且忘之矣。而稱先生如存。慕其善者如新。斯豈智術所可爲哉。非德足以服乎人。其何能致是乎。先生之子叔度。授余以遂初集十卷。誦其言皆本於仁義忠信。辭達而旨深。稱其所爲。因復於叔度曰。此有德者之言也。昔修漢史者高憲之德。而以其言論風旨無傳爲憾。先生之言具存。於是乎過憲矣。後之人慕先生之德。知先生斯文之可貴者。其亦有德者之徒歟。先生諱淵。字仲涵。太史潛溪公之門

人其家以孝義聞於世卒年四十有八云。

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眞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與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爲之詩苟出乎道有益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與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詩哉世固有嗜橘柚葅黎者然饑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金華劉養浩與余俱學經於太史公公教人爲詩必以三百篇爲本養浩之詩公之所稱而取者其不失古之意可知也然古之道今人豈盡知之乎傳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觀養浩之詩者愼無以適口之味視之而求屬饜焉則得之矣。

時習齋詩集序

詩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諸上下也三百篇詩之本也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法也

喜怒哀樂動乎中而形爲褒貶諷刺者詩之義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彙綱常之正者詩之所以爲道也詩道廢久矣自漢以下編册之所載樂府之所傳隱而章麗而不浮沈篤而雍容博厚而和平者則亦古詩之流也而其體橫出矣體之變時也不變於時者道也因其時而師古道者有志於詩者也而師者寡矣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衞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余生十餘年則好爲詩以儷偶爲工富豔爲能又五六年益肆不羈一操觚頃千餘言可立就取而誦之張綺繡而協塤篪粲然可喜也人往往以此多余雖余亦自負以爲材今反視之則惕息而大慚抑塞而不寧與之所觸欲有所云輒仰觀霄漢竟日不能作一語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復然也故愈不敢易蓋知道者若是之難也然作安敢以爲知也默而求之終夜不寢以察之平心而迎之徐徐焉而導之知其似矣然後敢發發而與作者不謬也然後書之久而復覺其不可也則又毀焉故余之於詩學之非不專而獨無盈篋之稾屢書而屢毀愧而不止蓋將求合乎斯道也而後置焉然亦難矣烏傷樓君希仁同學於太史公挈其詩曰時習齋集若干卷徵余序嗚呼余豈知詩者而敢序樓君哉樓君之詩侈約中度是非當理將取法乎韓杜之閒其務知道而合乎古者無惑矣雖序亦何言哉然以余爲知詩之難則知樓君亦必有同於予也因書以告之

白鹿子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斯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皋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賢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教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詞其言嚴厲峻切警薄矯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敍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謁白鹿子於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予喜甚以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頹然無用於世矣因復於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豫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於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揚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於後世乎

雷峯樵叟序 并贊

雷峯樵叟者台之寧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蕞麤邃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繇是孝友之行聞於遐邇然不安交接遇佻險之徒恆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遇縉紳之士延至於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閭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讀有恆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聞聞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蓊蔚鳥聲嘲嘈煙靄閒卽幅巾杖履徜徉於山巔水涯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於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鎌鉏往來於畎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履所業必詩書無運斤砍斧之勤無拾枯束溼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修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律法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皋曰夔己處之而不愧人呼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欲矯里閈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瀰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出入煙霞友於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潭澗澂清霜呈錦樹壑殷秋聲寥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知寒暑之變更推此

而言四時之樂寧有既乎彼樵者習其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奚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南山字廷嶽贊曰

詩禮奕葉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富兮外防蟊賊佻薄不許爲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於厚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浮咸遺實而取名兮慨末流之汜濫欲泝源而反舊兮攬煙霞之勝槩兮於我乎何有兮較厥德於無懷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辯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於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於世而不廢哉蓋其德修於身事功立於天下而洽於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以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覩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

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於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祇命來台之寧海。去其鄉數千里。寧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覩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歎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子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搢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斂之爲德。施之爲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予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燿。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知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予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口目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其德

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己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何能至是哉。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慤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己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於中而形於外。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恆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絜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執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執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人也。執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既望撰。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翌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

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易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譎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可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

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騙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慽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

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嘗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救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顧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游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聞繼而聞以其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於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

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擿觝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於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於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尚毅贈哉況尚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尚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毅也夫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温粟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其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所有爲辟如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

一金之貴。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樂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